

快餐文学坊

第二辑·散文
报

编辑:快餐文学报编辑部 出版: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策划:于文胜 总主编:温情 本册主编:葛一敏 责任编辑:徐静 书籍设计:文昊 党红

乡
民
列
传

喜老头,脸圆而黑,像一块柿饼,嘴大,如柿饼上被老鼠啃了一个洞。一直不长胡须,入老境,下巴还是光的。终生未娶,却整天笑咪咪的,好似从没有遇到过不顺心的事。他最大的爱好是说媒,最高兴的时候是新人成亲那天,被请去坐首席吃酒。一共说成多少对,吃过多少次喜酒,自己也记不清了。反正超过一百对,据说,说成一百对死后就要成仙哩。村西魏家,和全村人都不同姓,村里就没有知己,独和喜老头关系甚密。得从头说起。

远村

周同宾◎著

小时候,放过驴,赶过驴,却一直没骑过驴。回想我家那驴,很瘦,脊梁骨赛刀刃儿;真骑上,怕要割屁股的。万万想不到,年近半百时,竟平生第一次骑驴。

是伏牛山给了我机缘。

秦岭插入河南,便叫伏牛山。伏牛山,八百里,山奇,水奇。

的故事。近二十天,钻十二道

山沟,串三十个山村。所谓村,大多仅一两户人家。最后,串到村委会所在地,村名大圪坨柳叶堰,也只有五户,其中两家是单身汉。要回城了,问去搭车的地

方咋走,一个单身汉说:“到街上只三十里,一条大路,好走。”随即向山腰指了指。我仰脸看,所谓大路,只不过那被称为路的地方草浅了些,树稀了些,没大石头拦挡而已。背上旅行包,我上了路。

伏牛山骑驴记

舞龙人记

赫九,排行老九,那个赫字,在吾乡的方言里是大的意思。庚辰年二月二日出生,据说落地时屋顶响起一声炸雷。身长七尺,青面虬髯。村人传言,他是龙子投胎。其父为龙灯艺人,据说,一辈子共扎制五百条龙。正月十五闹元宵,方圆百里,村村寨寨舞龙灯:那龙灯,都是他的作品。家中,四壁贴满龙的图样,俱为工笔画就,丹青点染,云缠雾绕中,或现全身,或露首尾,或只显鳞爪爪,一条条都气韵生动。



快餐文学坊

第二卷

远村

周同宾◎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村 / 周同宾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9
(快餐文学坊)
ISBN 978-7-5469-4392-3

I. ①远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8418 号

选题策划 于文胜
总 主 编 温 倩
本册主编 葛一敏

远 村 周同宾 著

责任编辑	徐 静
制 作	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
邮 编	830026
印 刷	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	15
字 数	125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4392-3
定 价	36.60 元

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: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xjdzzy.taobao.com>)有售,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。

目录 || Contents

小引 / 001
祭幺婢文 / 003
阉牛人记 / 011
乡民列传 / 015
伏牛山骑驴记 / 022
舞龙人记 / 028
祭黑子爷文 / 032
乡居笔记 / 037
祭狗儿爷文 / 044
热天,想起了父亲 / 049
远村 / 051
大山的系念 / 069
关于父亲 / 074
土地梦 / 077



我的乡下学生 / 092
乡关回望 / 096
饥饿中的事情 / 135
读《农政全书》 / 146
鹅鹅鹅…… / 165
山乡秋色老 / 168
小时候,我们一块儿玩 / 172
老屋 / 185
深山别墅记 / 189
还乡杂碎 / 193
再读齐白石 / 202
庙会 / 212
一月十六日下乡 / 215
父亲的春天 / 223
落花 / 227
跋 / 236

小 引

定下书名，忽有一番感慨。

写作就是精神还乡。常常，一拿起笔（如今是打开电脑），就仿佛听到杜鹃呼唤：“不如归去。”其实，即便归去，故乡已不是旧时模样。我熟悉的乡邻要么一个个衰迈（农民似乎老得更快，总是人尚在中年，已两鬓苍然，一脸皱纹镌刻着岁月的辛酸），要么一个个过世（几乎每次老家来客总会报告我某某死了，某某死了）。我熟悉的景物多已不存，除我家的宅院依然久久荒凉着，寂寥着，别人的房舍要么加高，要么扩大，要么村头另建新居（农民的心总是操在房子上，因为房子关乎娶媳妇，抱孙子，延续香烟——这是头等大事）。只在一些角角落落，还残留若干往昔影像，且正趋于淡薄、泯没。风景在迅速更换，春风中燕子回来，怕是也难找到去年的屋檐。农村在变，但变得艰难，变得太苦太累，变得缺乏章法。我曾经熟悉的故乡，似乎已成梦幻。

我的人生从故乡出发，我的文章也从故乡出发。人生和文章都



不可能再回到出发的原点。但一颗心却从未改变，总是牵念乡村，总是眷恋那阡陌纵横的黑土地。写作时，即便内容并不关涉田园，但立意和褒贬，思绪和语言，似乎也自乡野来。读书时，即便书中说的是别的事和理，也总不禁忆及村夫村妇做的事、认的理。即便外出，有所见闻，也老是油然想到老家，有所感触，也老是用乡下人的视角评判。故乡是我灵魂的凭依和归宿地，做人作文的坐标和参照系。这情况，显然很不新潮，很不时髦，却很难改变，终其一生，我都将是一个土包子。

我的所有文章都应当是还乡之作。

稍稍自信的是，我说的人、事、情、景、境，其他作家大多没有说过，有缘分的读者想必愿意见识见识。

2012年12月19日于南阳豆斋

祭幺婶文

幺婶，我没有忘记你，没忘记又有什么用？

今天又想到了你，想到你心里就疼。

你对世人都好，世人对你都不好。你没有亏待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亏待了你。

你原是穷家女子，眉眼儿却俊俏。饥荒年，两石高粱被卖到财主家给大少爷“填房”，其实是做丫头。五年屈辱。1950年，大少爷被处死，几十口人的大家庭散了。你丢下两个儿子，将不满周岁的女儿送人，自卖自身，换一石高粱留给儿子，嫁给一个开粮行的商人。五年辛劳。在一个无星无月的夜里，那粮商竟自缢死了，留下一堆债务和两个孩子。公婆又卖了你。幺叔拉去五斗高粱，拉回了你，你就成了幺婶。

幺叔喜欢你。闲时总坐面前看你，看你那蛾儿似的眉，会说话的眼，桃红的脸蛋儿上三角形的酒窝儿。看得你好臊，头一低，“吞儿”一笑：“看啥哩，拉去高粱前不就相过了？”



苦水里泡了三十年，你却那么爱笑，笑得像敲银铃儿。那低矮的土墙茅屋里，常传出你的笑声；听到你笑，鸡啦鸭啦、鸟啦雀啦都不再叫。你的笑声也时时响在东邻西舍，引逗得爷爷奶奶、叔伯婶娘们都笑。乡亲们说，你一笑，就忘了自己，也忘了别人。

说说笑笑中，你又生了两个儿子。你亲你的儿子，更亲我。一个鸡蛋换十个糖豆儿，总是我四个，他们各三个。摘来个嫩黄瓜，折三截，中间的是我的。捉一只知了，总让我拿着，他哥儿俩听叫。

你手巧，能纺，能织，能剪，能缝，能描云，能绣花。婶婶们找你画兜肚儿，嫂嫂们找你剪鞋样儿。过端午节，你做了几十个香布袋儿，有圆形的、菱形的、锁形的、腰形的、三角形的、鸡心形的，还有大石榴、小公鸡、扳脚娃娃、刘海戏金蝉。一下子给我十个，胸前挂了一嘟噜，走到哪里香到哪里。你给我纳的鞋底儿上，密密的针脚，组成了五彩的云，中间围着一只雄鹰，说，穿这鞋有前程。你给我做的八角帽上，正中绣一颗五角星，熠熠地闪着金光，说，长大了当干部。

你嘴巧，会学各种鸟叫、虫叫。一叫，腊月天也暖暖的，春风在人心头吹。你会说各种故事，《太阳山》《王小砍柴》《猪八戒招亲》《刘二愣卖豆腐》《八百老虎闹北京》……故事里有个神奇的世界，有情、有爱、有迷人的七彩光。你更会念各种各样儿歌，总不重样儿，都新鲜，教一遍，我便能学会。那天，老鸹回窝时，你正为我纳鞋，我缠着你念儿歌，你大眼睛一扑闪，拉着腔儿缓缓念道：

马齿菜，
 开黄花，
 莺哥剜菜北山洼。
 肚里饿，
 想起妈，
 妈去南山不在家；
 一去三年不见回，
 莺哥瘦成搞把儿瓜。
 东北风，
 快快刮，
 带个信儿给俺妈，
 就说莺哥想她啦……

念着念着，你掉了泪。如今我思忖，你一定是想到了留在别人家的孩子。你心好。嫁来那年，在院当中，迎门种棵柿树。第二年，结三个柿子。我一日看三遍，看着它长大，长红。一天，你掂个毛巾兜儿，找到我，笑笑地说：“出个谜你猜猜：一个红包单，包着甜稀饭，猜着给你吃，猜不着叫你馋。是啥？”我说：“柿子！”你解开兜儿，里面两个柿子，像两盏红灯笼，闪着光。第三年，结了十个，我吃六个。第四年，结几十个，村里每个孩子都吃到一个。第五年结得没有数，你给东邻西舍都送去一篮。众人嘴里甜，你心里甜。

……啊，幺婶，我是穿着你做的千层底布鞋长大的。我是听着



你的故事和儿歌长大的。我是吃着你的柿子长大的。我上学了，工作了，终于当了干部，有了“前程”，而你……

那年，黄叶飘零时节，有人通过调查，知道了你的身世，在全村人参加的大会上，给你扣了“地主分子”的帽子。紧接着，批斗，游乡，在皮鞭、棍棒的威胁下，赤着一双缠过又放过的小脚，游遍全大队八个村，身后，留下一串带血的脚印。每到一个地方，都要自报罪行：“我是漏网地主分子，大地主的姨太太，资本家的臭老婆……”一遍遍重复着，声音干哑，带着哭腔，眼泪打湿了胸前几十斤重的木牌……

贫农家里竟陡地出了个“地主分子”，幺叔胆小，吓蒙了，总怯怯地不敢看你，好似你成了怪物。他更糊涂啊，不该偷偷去找贫农代表刘麻子。刘麻子多年来走江湖，卖假药，一肚子鬼话。就编派你“面相克夫”“女人颧骨高，杀人不用刀”，前两个男人都是被克死的。幺叔竟相信了，回家看见你那棱棱的颧骨，真像看见两把刀。那颧骨本来并不高，人瘦了才高了啊。两个儿子也怕“阶级敌人”粘连自己，人前人后不再理睬你。爷儿三个一商量，在村头又盖三间房，搬了家。

你只剩下孤独的自己，还有那棵柿树。茅屋里，再没了笑声，再没了人语，再没了拉着长腔儿的歌吟，只有冷清的枯寂。

柿子又熟了，一树熊熊的火焰。你又摘下，送东家西家，有的战惊惊地收下，有的冷冰冰地拒绝，有的把柿子摔在地上。你的心颤了，冷了，被摔碎了。你把柿子送给孩子们，他们不接，反说你是“地

主婆”“资本家”；你不在家时，他们却翻墙进院，爬树偷柿子。看着柿树，你心酸，昔日的笑，都变成哭，又不敢哭出声，泪都流进肚里。

女人们坐一块儿做针线，家常话说得热烘烘。看见你走近，都闭了嘴，一脸冰霜。你走开了，指着你的背影骂“扫帚星”“狐狸精”“妨男人”。

你被罚做义务工，修村中那条路。捡来一筐筐石子，砌成一片片图案，路上闪着斑斓的光。你不似在服苦役，还像在绣花，把心里的花啦草啦，都绣在路面上。路高了平了，雨天不再积水，晴天不再扬尘，大车不会再陷进烂泥里，行人不会再跌跤摔倒，却没人夸你的功德。

你有了儿媳，儿媳从没向你叫过“娘”。

你有了孙子，孙子从没向你叫过“奶奶”。

你成了哑人，傻人，成了幽灵。当年那些趣话儿、故事、儿歌，连同银铃儿般的笑，都沤烂在肚里。白日下地，干男人的活儿，记半个女人的工分。夜晚不敢点灯，村街上的脚步声会踏起久久的心跳。在路上走，只敢看自己的脚尖，碰到人，主动绕道。一日三餐，以落叶烧火，以薯干充饥。两腮凹陷，眼分外大，颧骨分外高。脸皮儿却依然白净，背也不驼。头发花白了，稀疏了，依然梳得整齐。衣裤破旧了，补丁补得方方正正，依然洗得清洁。

么婶，冬日那长长的黑夜，夏日那长长的午后，茅屋独处，你想的啥？想想你刚嫁来那些年吧，想想你绣的花，做的鞋，给邻里送的柿子，给我讲的故事，念的儿歌，和女人行中长天不断的嬉笑，想



想,还会觅得一丝慰藉,一丝甘泉,一丝暖洋洋的风。啊,幺婶,还是不想那些好,想想,会使你更痛苦,更伤心,更难忍受现实的残酷啊。

那柿树,如往常一样,春开花,夏结果,秋落叶,冬日全裸着枝杈兀立在寒风里。一月一月,一年一年,幺婶啊,你苦苦地熬着年月。你盼的啥?

你还记挂着我。

听说我要结婚了,在一个五更里,你顶着风雨,悄悄敲开我家大门,送来一条被面,上边印着鸳鸯戏水。那是你积攒卖鸡蛋的钱买的。我收下了,你脸上浮出凄然的笑意,交代我:“别给别人说,说了,对你不好。春节到了,领着媳妇回来,我只站远处看看……”说罢,你去了。风雨更猛。大门外,你跌了一跤。送走你,我才发现屋里你站过的地方,留下一摊泥水。

听说我有了孩子,在一个月黑夜,你拄着拐杖,磕磕绊绊,挪到我家,提一篮柿子,让捎回城里给孩子吃。还说:“娃大点儿了,带回来我看看。到时候,叫他自己上树摘柿子。”孩子吃着柿子,一再说甜,问:“谁给的?”我说:“一个奶奶。”孩子说:“这个奶奶真好。”

从没有见你吃过柿子,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是甜?你是吃苦长大的,苦水苦汁滋养了你。你老了,身体如一把干草,还能够吃得多少苦?你太屈了,心上已经创伤累累,还能够再刻下多少伤痕?

你病了,直挺挺躺床上,连哼也不哼。从门缝儿里能看见落了叶的柿树,血一样的残阳,看不见人影。从早到晚,能听见萧萧的风

声，啾啾的雀叫，听不见半句人的问话。

你死了，无声地死了，谁也说不准你死的时辰。你死前还偷偷送我家一篮柿饼，让捎进城。或许你正是在我的孩子吃到柿饼的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的。

你，属鸡的，活了六十一岁。

你死时，还戴着“帽子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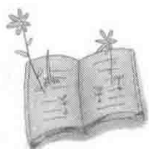
你前后生了七个儿女，却无人戴孝，无人哭丧，无人摔老盆，无人拿花圈，无人送葬，无人拢土。一具薄薄的棺木，殓了你，身上穿着单衣。一辆颠簸的牛车，拉了你，到公墓的一隅，草草埋了，天地都无声音。一场雨，坟头长满苦苦菜，开着惨白的花。三月清明，坟前没有纸钱。

你死时，我不在家。即使在家，怕也不敢去你灵前志哀。幺婶，枉你亲我一场啊。

次年，柿树没有发芽，也死了。幺叔砍了它，劈成柴烧锅，光冒烟，不起焰，就恨恨地骂你。那间茅屋，幺叔做了羊圈，落雪天，半夜里塌了，砸死一只羊，又说你在作祟，在废墟上连连呸呸地吐。幺婶，你死了也得不到饶恕啊。

……那年，春暖花开时节，有政策给“四类分子”摘“帽子”。我去找你儿子。他却说：“人死了，还摘啥？”我说：“幺婶本来就不该戴‘帽子’；不摘，她灵魂不会安宁。”我去找了村干部。终于，在全村群众大会上，村干部念了一长串摘“帽子”的名单。幺婶，有你呀！

我去到你的墓地。你的坟很矮，只有三寸高；很小，只有锅盖



大。要不是那一片苦苦菜，我都认不出。在坟前点了纸，给你带去摘“帽子”的消息。你可以舒心了吧？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你不必做义务工了，可以抬起头走路了，可以去左邻右舍串门儿说趣话儿了，你的笑声一定仍是银铃儿似的脆。当年那些故事、儿歌，还记得吧……

一阵风，坟头的野草簌簌有声。忽想到，那几顶“面相克夫”“扫帚星”的“帽子”还没摘，也没人摘，乡亲们总还会嫌弃吧？幺婶啊，你仍然不能安宁啊……

1988年1月19日 南阳玄妙观

阉牛人记

冯虎头，丙寅年生，身長六尺，腰如囤围，胡须似张飞。曾给财主扛长活，能掬起两布袋豌豆，走路带着风，深得阮员外赞许。又曾和人打赌，挟起三百斤重的碌碡，绕打麦场走三周，赢得一壶烧酒。

爹死时，留下一堆酒债，也传给他阉牛的技艺。公牛性烈，不阉不宜饲养，更不好役使。阉牛的方法很多，主要有割、勒、夹、捶几种。爹常用刀割，出血忒多，牲口受亏。他最善捶，即以有棱的裹上细布的木板，和二斤重的木槌，隔着肉皮，将睾丸和身体之间的联系物捶断。这，极要分寸，太轻了，捶不断，太狠了，硌破肉皮，甚至整个儿砸掉。阉前，要先将牛弄倒，前腿、后腿各捆一起。这，极不易，十个壮汉也推不倒一头牛，且如果牛被惹恼，会蹿上来抵人，轻者残废，重者送命。冯虎头有绝技，也有一种威慑力量。阉牛前先喝半碗烈酒，乘兴往牛面前一站，大高个子先吓那畜生一跳，伸手拉过牛绳，啪啪扯两通响鞭，鞭梢儿正巧掠在牛耳上。有的牛被惊呆，有的牛轂棘不止。猛不防在牛前胛下狠踢一脚，再凶的牛也乖乖卧



倒就缚。

总有很多人去看阉牛。女人不去，都是男人和孩子。

冯虎头忙时种田，闲时阉牛，有饭吃，有酒喝，日子过得舒坦。突然来个“合作化”，集体干活挣工分，粮食总不够吃。他饭量大，一顿能吃一升小米。当年去阮员外家，头一餐竟一口气吃十二个窝头，很令那财主惊异，又窃喜，吃得多必定力气大。而今，肚子常瘪着，酒瘾却又常发，无钱沽酒，急得好苦。牛合了槽，生犊儿少了，要阉的牝牛更少。他整天蔫蔫的，几乎不再阉牛。

当人们已经忘掉了阉牛匠冯虎头的时候，冯虎头又重操旧业了。虽然已经鬓发斑白，可个子依然高，力气依然大，一顿能吃三碗干饭，一次能饮二斤烧酒，五尺高的牲口到他手下，依然如玩熟了的猴儿似的驯顺。人老境，阉牛的方法又有改进。过去，捶打时牛疼得难受，哞哞呻唤，有人还见到牛掉眼泪。现在，打了局部麻醉针，任凭如何摆弄，它自己也无感觉，有的还悠悠地反刍倒沫。以前，阉过后，那地方肿得水桶大，牛不能走，不能卧，不吃草，不饮水，眼见得瘦了。如今，阉后就灌消炎药，三五日后，就又能拉犁拉耙了。有个养牛专业户，四十头公牛长到四颗牙还没阉，一个个如老虎羔子，扰乱得整个牛群不安。登门将冯虎头请去，管吃管喝，阉了三天，临走，送三百元钱，十瓶美酒。

麦梢黄时，五十里外一个农民，从外地买回一头牝牛，头如雄狮，身如大象，高叫一声震得墙头掉土。可就是性子太烈，进出牛屋，须前后两根牛绳两人拉着。三天掀翻四次石槽。主人拉它饮水，